

文学新锐丛书

ANT

小饭·著

是个梦，我想，
在梦中我看见了一群蚂蚁。
它们黑乎乎的一片，
就像一摊锅灰。

蚂蚁

作家出版社

文学新锐丛书

ANT

小饭·著

蚂

蚁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蚂蚁/小饭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1

(文学新锐丛书)

ISBN 7-5063-3552-2

I. 蚂… II. 小…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8308 号

蚂 蚁

作者: 小 饭

责任编辑: 李明宇

装帧设计: 阮剑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20 千

印张: 7

插页: 2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552-2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在过去的所谓少年题材小说中，很少看到如此真实的故事，往往更多的是被宁静与温馨笼罩着，即便有波澜，也不过是老师与家长关心的那些事情，而关于少年们的残酷叙事似乎已是一个禁忌。

从叙述童年记忆的角度而言，小饭无疑继承了莫言、余华等人的传统，在经验面前一切技巧都已失效，惟有真实的经验才是最精彩的故事。

——蔡骏

小饭出版情况：

中文简体版

2003年06月短篇小说集《不羁的天空》（浙江文艺出版社、杭州）

2003年06月长篇小说《我的秃头老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北京）

2004年08月短篇小说集《毒药神童》（东方出版中心、上海）

2005年05月长篇小说《我年轻时候的女朋友》（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

2006年01月长篇小说《蚂蚁》（作家出版社、北京）

中文繁体字版

2004年08月长篇小说《我的秃头老师》（香港明报出版公司、香港）



第一章. 冰糖

第二章. 手枪

第三章. 棒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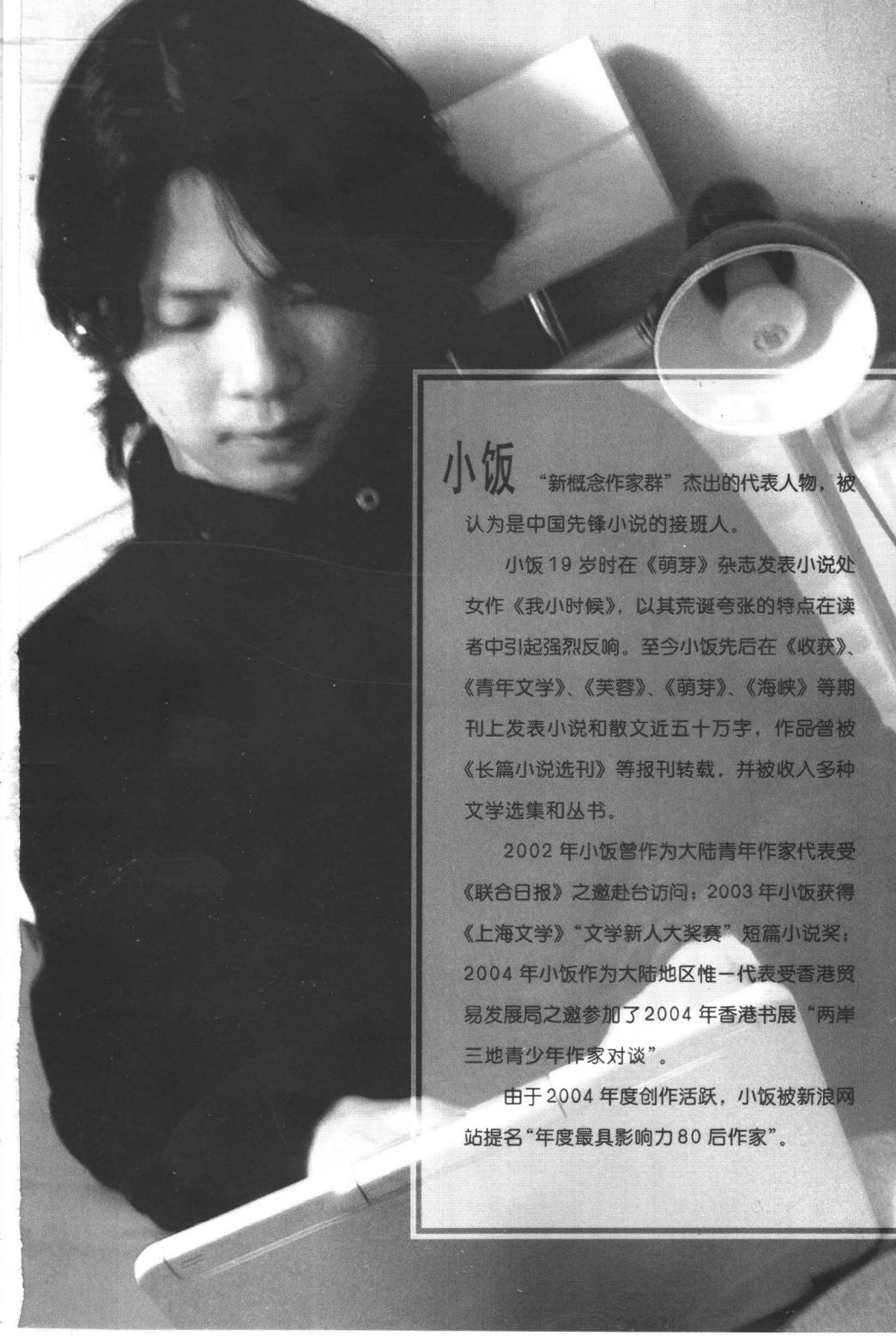
第四章. 石头

第五章. 手枪

第六章. 冰糖



ANT蚂蚁



小饭

“新概念作家群”杰出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中国先锋小说的接班人。

小饭 19 岁时在《萌芽》杂志发表小说处女作《我小时候》，以其荒诞夸张的特点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至今小饭先后在《收获》、《青年文学》、《芙蓉》、《萌芽》、《海峡》等期刊上发表小说和散文近五十万字，作品曾被《长篇小说选刊》等报刊转载，并被收入多种文学选集和丛书。

2002 年小饭曾作为大陆青年作家代表受《联合日报》之邀赴台访问；2003 年小饭获得《上海文学》“文学新人大奖赛”短篇小说奖；2004 年小饭作为大陆地区惟一代表受香港贸易发展局之邀参加了 2004 年香港书展“两岸三地青少年作家对谈”。

由于 2004 年度创作活跃，小饭被新浪网站提名“年度最具影响力 80 后作家”。

你要冰糖还是棒冰

蔡骏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中，冰糖和棒冰都是抹不掉的东西。记得每一年大考前夕，都会和同学们走在街上，在街边的小店用几毛钱买串冰糖葫芦或盐水棒冰，舔着冰水走在太阳底下，于是我们就长大成人了。

许多年以后（请原谅我又一次运用了马尔克斯式的开头），当我差不多忘记了盐水棒冰的味道时，却在小饭的新书《蚂蚁》里重新回味了一遍。只不过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冰糖、棒冰还有石头和手枪，都是少男少女们的名字。

故事从男生冰糖的自叙开始，即将小学毕业的他暗恋上了美丽的同班女生手枪，却发现手枪和另一个沉默寡言的男生石头关系密切，不久又认识了“社会青年”棒冰，结果被卷进了说不明道不清的风波中。

接着，手枪、棒冰、石头依次开始自叙，看似美好的少年时光，却被抹上了一道道淤泥。

从手枪的离家出走，到棒冰对她产生的兄妹之情，再到与石头之间的冲突，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说它熟悉是因为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身边确实常有这样的人和事，只是，那是属于孩子自己的故事，很少讲述于大人们听而已。说它陌生是因为在过去的所谓少年题材小说中，很少看到如此真实的故事，往往更多的是被宁静与温馨笼罩着，即便有波澜也不过是老师与家长关心的那些事情，而关于少年们的残酷叙事似乎已是一个禁忌。

从叙述童年记忆的角度而言，小饭无疑继承了莫言、余华等人的传统，在经验面前一切技巧都已失效，惟有真实的经验才是最精彩的故事。一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余华的海盐小镇，小饭也有自

己的精神故乡，那就是在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上海南汇乡村，那个大都市边缘的乡土世界，显然比纯粹的城市或农村更为独特，甚至可以认为是文明的中间地带。

虽然，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并没有“本地人”的玩伴，但我仍然可以真切地体验到小说里人物内心的真实，我相信每一个从青春期走来的同龄人也都会感受得到。

男生血管里永远有贡张的欲望，对女孩的向往是古老的征服欲，对打架的渴望则是更古老的战争欲。我想无论人类文明如何发达，我们血管里的野性总是无法消除的，发育中的青春更是如此。其实，我真的不想用悲剧来形容这个故事的结局，因为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水到渠成，或许这个结局在小说的第一页就注定了。那熊熊的烈火便是青春的欲望，总会有一些人要燃烧掉自己，因为，那就是现实中的一种而已。

在评论小说文本时，我从不给它硬套上某某理论某某主义，那样只不过是作品的肢解——大卸八块，并不能还原作品本身。正如小饭自己所说，这就是一个少年们的故事，任何对其的图解都是徒劳而可笑的。但请允许我抽取出文本中的一个道具，那就是小说中数度出现的蚂蚁，我确信小饭内心的所指，一如张楚写的歌词。在《蚂蚁》里，蚂蚁简直成了故事的第五个主人公和叙述者，蚂蚁扮演了许多角色，比如一开始的吞噬者，比如中间的被消灭者。蚂蚁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它们既是如此的渺小，又是如此的伟大，它们可以指向任何一种意象，也可能仅仅只是蚂蚁本身。

最后我的问题是：你要冰糖还是棒冰？他们是最后的幸存者，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道路，即便长大后的我们早已别无选择。

蚂蚁蚂蚁……蝗虫的大腿；
蚂蚁蚂蚁……蜻蜓的眼睛；
蚂蚁蚂蚁……蝴蝶的翅膀；
蚂蚁蚂蚁……蚂蚁没问题。

张楚《蚂蚁》

蚂蚁它是这样一种动物，
它随时可以钻进洞里，
它不怎么出声，
也很容易牺牲，
它在复杂的地下跋涉，
它要度过的仅仅是一个秋天。

郭向华《蚂蚁为什么》

目 录

第一章. 冰 糖 1

第二章. 手 枪 41

第三章. 博 冰 87

第四章. 石 头 135

第五章. 手 枪 183

第六章. 冰 糖 201

后 记 210

第

章

冰糖

第一节 / 疑惑

是个梦，我想，在梦中我看见了一群蚂蚁。它们黑乎乎的一片，就像一摊锅灰。这一摊会移动的锅灰首先沿着我们家的墙壁爬上了我们家的窗户，咬坏了我们家的纱窗之后堂而皇之地来到了我的家。它们爬上了我们家的桌子，吃光了我们家的肉……我很心疼那些肉，本来该是我吃的。它们从我们家的桌子上爬下来，接着它们又成群结队地来到了我的床上。

它们先是咬破了那层毯子，它们在距离我身体十几厘米的地方商量，最后终于一齐爬向我的身体。

无论我怎么后退——我明显感到我的背已经靠在了墙角——它们却不依不饶还是在逼近我。从我的脚指头开始，接着是小腿、



蚂蚁

膝盖、肚脐眼、我的胸口、脖子、下巴、嘴巴、鼻子、眼睛、太阳穴……直到它们来到我的头顶……

就这样我就醒来了。

我起床后觉得我的脑袋很疼，全身发痒，肚子还很饿。最近我老爸经常跟我说你发育啦。我当然也知道我要发育啦。发育这件事情根本用不着爸妈提醒我就知道。比我大几岁的大伙子早就跟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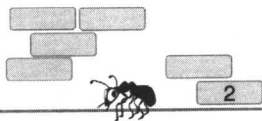
“冰糖，你就要发育啦！”

这时候阳光已经晒进了我的被褥，把我整个人都晒得暖洋洋的又痒痒的。

我起床后在阳台上刷牙的时候看到大虎和二虎已经在我家楼下等我了。他们都穿得很整齐，就像那天是我们的开学日一样。而我是前一天跟大冬瓜死命干了一场，干得我可爽了，我最后居然打赢了他。我想到我终于打赢了大冬瓜情不自禁地会呵呵呵笑出声来。我就像考试考了班级第一名那样兴高采烈的，可是早上起来我却觉得浑身酸疼痛。但这没什么问题，我想到我现在在班级里以至在整个学校里都是老大哥，所向无敌了，我当然还是高兴极了。

我急急忙忙地刷完了牙就冲下了楼。我招呼着我这两个好兄弟，背着我们空空如也的书包一起上学去了。

一路上我们三个都在扯淡。我们在谈论从各种途径听来的老





师们的丑事；我们在谈论在整个学校里还有谁不服我们的——要是不服，我们就用拳头去教训他；我们还在谈论班级里面的女孩们的发育情况。

大虎就像一个新兵那样站直了身子向我报告：“冰糖哥，我最近发现我们班的手枪，她的胸部也变大了。”

其实我也发现了，但我装作不知道，所以我用轻飘飘的口气说：“是吗？”可是这么说的時候我已经满脑子都是手枪的胸部，她那微微鼓起的胸部，但是她自己好像并没有察觉，她穿衬衫的时候里面什么小衣服也没穿。这几个礼拜以来我都一直在偷偷观察她的胸部。有好几次我都特意走到她的面前，跟她打哈哈，逗她玩。虽然她从来都不用正眼瞧我一下——正因为她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所以也就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每一次都是直勾勾地停在她胸口的衬衫上。

“真的，冰糖哥，我昨天也注意到了。在手枪的胸口能看到两颗很大的黑痣，透过衬衫都能隐隐约约看得出来。”二虎也附和道。二虎这一附和让这件事情变得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哒！”我用我弯起的中指敲了二虎的脑袋一下，说：“没事老瞧人家胸口干什么？”我假装生气地说。我弯起的中指就是我用来自训我兄弟的武器，大虎二虎尤其是他们的后脑勺都很怕我那根弯起的手指头。

“嘻。不是你让我们关注我们班的每一个女生的发育情况



蚂蚁

吗？”二虎摸着头皮嬉皮笑脸地说。

“是吗？”我开始装蒜。这时候我得换一个话题，于是我说，“咱们上学去吧。”我欢快地挥手让这两个家伙跟上。

最近我真越来越喜欢上学了。每天上学都像是去春游一样让我兴奋。在我们班我已经是老大哥了，再也没有人能指着我的鼻子对我吆五喝六的。学校里我最大，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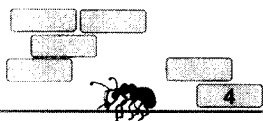
“冰糖哥，等等我们。”那两个小子气喘吁吁地跟在我后面艰难地奔跑。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位领军人物，电视机上经常出现的那位永远穿着黄色领旗衫的冠军。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一路上都有新鲜的空气。那些空气包围着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像被裹在空气里一样。太阳照在身上也总是暖洋洋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已经不痒了。我的书包轻得可以飘起来，就像我张开的翅膀。我在路上跑得特别快，就像一枚横着飞起来的火箭筒。我感觉没有人能像我这样跑得快。

“冰糖哥，我们买根冰棍儿吃吧。”大虎在一家像是理发店的小杂货店门口停了下来。我听到大虎这么说就转身看看二虎，看看他是不是也想吃。如果他想吃我就买给他们吃。

“二虎，你想吃冰棍吗？”

我看着二虎的眼睛直溜溜地看着远处，听到我的问话才回过神来。





“想吃！”这家伙几乎是不加任何思索地回答。

“你们两个馋鬼！”我从口袋里摸索我的零花钱。摸啊摸的，才摸到五毛钱。我还想再摸出五毛钱，但是发现两只裤袋都空了。

我顿了顿，然后招呼二虎过来：“喏，你们俩一人一根吧。”我比较喜欢二虎，他这小子忒机灵。

“那冰糖哥你不吃吗？”二虎看着那五毛钱惊讶地问我。

“我可没你们两个馋鬼！再说我早上已经喝过我妈给我凉好的绿豆汤了，那玩意儿可比冰棍好吃多了，所以现在我不渴。”

天知道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绿豆，我怀疑我妈认不认识绿豆。

二虎兴冲冲地拿了我的五毛钱到那家小杂货店买了两根冰棍，并把其中的一根分给了大虎。他一边舔一边跑到了我身前。

“冰糖哥，我看着那儿那两个人觉得眼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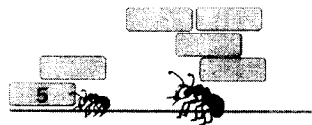
“哪儿？”我问。

“就是那儿啊。”

我顺着二虎的手指所指出的那个方向看去，的确有两个人坐在那片草地上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他们在吃冰棍，和我一样。嘻。”二虎高兴地说。

“噢。”其实我也想一根冰棍，咬一口也行，但是现在我哪里好意思跟他们俩任何一个开口，而二虎还在不断强调着冰棍冰棍的，真让人生气。我准备到了学校找个机会让别人给我买一根，那还容易些。





“咦？不过，那边那两个人好像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好像是在谈恋爱！”二虎定睛一看，他的眼睛就像千里眼一样管用，然后通过千里眼他发现了一男一女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

“二虎，那两个人是不是我们学校的？”我也开始紧张起来，这可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我下意识地询问，并且带有一种强烈的心情希望得到肯定的答案。现在在我们学校已经没有任何事情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了，在我们班我就是老大哥，我们班又是毕业班，低年级出来玩的小子都要对我点头哈腰的，有谁胆敢在我眼皮底下谈恋爱？！

“嗯？我还看不清楚。但应该是我们学校的，不然怎么会在这里？”二虎推测得很有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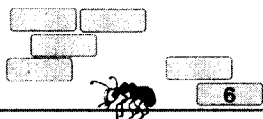
我听后来了劲儿，又飞一样地奔向那两个目标物。我就像一架战斗机一样起飞，以最快的速度飞向那个地点。

可是当我能看清楚那两个人到底是谁的时候自己都被自己的眼睛吓了一跳。妈呀！我呆住了。呆了一会儿后发现身后两只老虎都跟来了。

“嘿，你们看，你们看，石头跟手枪在谈恋爱！”我又马上装作兴奋无比地对这大虎二虎叫道。

其实我这么大张旗鼓只是带着试探性质的，我自己都压根不愿相信我说的是事实。

手枪看上去似乎很惊讶我们的出现，但是这是一条通向学校





的必经之路啊，而一旁的石头一听我这么叫唤就马上激动起来：

“谁谈恋爱了？我们没有谈恋爱！”

石头这么一个激动又把我吓了一跳。我印象中石头都不太爱说话，在教室里他平时都闷声不响，也很少有同学跟他一起玩。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在教室后面玩球，谁也不搭理他，他也不搭理别人，所以是一个十足的闷蛋。石头这么一个反应之后我倒是反应不过来了，我很可笑地被他这个反应怔住了。

但是大虎和二虎已经赶了过来。

“哦！呜哦！”他们也欢快地叫道。

我没想什么也跟着他们叫：“哦！呜哦！”

但是同时我又马不停蹄地顺着我来的方向奔向了学校。大虎二虎一定觉得奇怪极了，为什么我们三个不在他们面前逗留一会儿，嘲笑他们一会儿嘲笑个够呢？

但他们俩看见我飞快地一边“哦”一边奔向学校，他们也只好跟着我跑了。

到了校门的时候大虎问我：“冰糖哥，怎么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啦？”

我一时还没想出一个好理由来，倒是二虎的话解除了我的难堪，他说：

“那是因为我们上课都快迟到啦！”

“是啊，差不多要去列队做早操了，笨蛋！你想被班主任罚站

